

尤
今

含

笑



的

蜻

蜓

含

笑

的

蜻

蜓

尤
今

出版・发行

©1991 EPB Publishers Pte Ltd
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

162 Bukit Merah Central #04-3545
Singapore 0315

初版 1991年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作 者 尤 今
执行编辑 王秋菊
美术设计 陈志贤

ISBN 9971 0 0246 9

Printed by Mentor Printers Pte Ltd

尤今简介



尤今，原名谭幼今，为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

尤今从事写作多年，她在国内国外已出版的著作包括：

(一) 新加坡

1. 社会鳞爪——新闻特写集
2. 模——小说集
3. 沙漠里的小白屋——游记集
4. 缘——游记散文集
5. 面团与石头——小说集
6. 南美洲之旅——游记
7. 奇异的经验——游记
8. 沙漠的噩梦——小说集
9. 玲珑人生——小品文集
10. 太阳不肯回家去——游记
11. 一盒首饰——散文集
12. 生死线上的掌声——游记
13. 泥人世界——小品文集
14. 风筝在云里笑——小说集
15. 人间乐土——游记
16. 大胡子的春与冬——小说集
17. 象牙塔外——小品文集
18. 燃烧的狮子——小说集
19. 尘世浮雕——小品文集
20. 浪漫之路——游记
21. 我心中有盏灯——散文
22. 山外有山——小品文集
23. 金色的微笑——小说

含 笑 的 蜻 蜓

(二) 其他地区

1. 迷失的雨季——游记(台湾出版)
2. 中东的足迹——游记(香港出版)
3. 沙漠里的小白屋——游记(台湾出版)
4. 太阳不肯回家去——游记(台湾出版)
5. 生命与爱——游记(中国出版)
6. 沙包与拳击手——小说(台湾出版)
7. 沙漠的噩梦——小说集(中国出版)

尤今的作品，除了刊载于我国报章杂志外，也散见于台湾、中国、香港、美国、欧洲、和马来西亚各大报刊。

关于本书

“含笑的蜻蜓”是尤今继“燃烧的狮子”一书后，以“本地人、本地事”作为创作素材的短篇小说集。

尤今以她一贯温馨的笔调，写出了五个充满温情的故事。

这些故事，在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里，蕴藏着个个发人深省的现实问题。

含 笑 的 蜻 蜓

她说：

“代沟之所以产生，原因只在于成年人不肯、不愿耐心的翻一翻、读一读年轻人写在心坎深处那一部无字之书。”

基于这个原因，她尝试进入年轻人的内心世界，撰写他们的故事、反映他们的心声。



自序

写一部以学府作为创作背景的小说，一直是我心头一个美丽的宿愿。

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酝酿构思、埋首创作，这个愿望，终于落实。

“含笑的蜻蜓”一书，收了五个短篇小说，撰写的，是年轻人的故事；反映的，是年轻人的问题。

许多人把年轻人比喻成“初升的旭日”、或者，把他们目为“不怕老虎的小犊。”

闪着亮丽光芒的青春岁月，是不是全然无忧的呢？不。

他们不但有着“少年维持”的烦恼，还有着来自家庭、学业、经济等等方面的烦恼。

我们不能单凭一本书的封面设计来对它的内容作出武断的批评，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忽略外表单纯的年轻人内心那个复杂的世界。代沟之所以产生，原因只在于成年人不肯、不愿耐心的翻一翻、读一读年轻人写在心坎深处那一部“无字之书”。

我读、我听、我亦尝试去了解。

读够了、听够了，我便通过了小说这个美丽的形式去反映他们的问题、去抒写他们的心声。

我不说教，我只是把问题蕴藏在富于现实性的故事里，让细心的读者自个儿去发掘。

“含笑的蜻蜓”是我继“燃烧的狮子”一书后，以本地人、本地事作为创作素材的短篇小说集。

文中的主角，不是根据某几个“特定的模特儿”着墨去写的，他们都是我从无数个现实人物里抽取共同的典型性塑造而成的。倘若读着时你觉得他们很熟悉，只因为这些人物都是活在我你他身畔的。

感谢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去年为我出版了“燃烧的狮子”，今年再为我出版“含笑的蜻蜓”。

感谢广大读者的支持，使“燃烧的狮子”一书能在出版不久后再版。

恒远不懈的努力，也许是报答读者最好的一种方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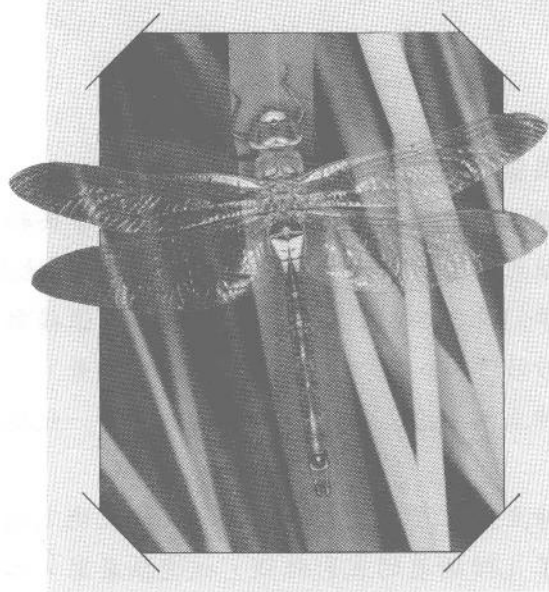
尤今

一九九一年三月

目 录

1	含笑蜻蜓	1
2	万户灯火亮	35
3	爬山的男孩	75
4	一袭舞衣	107
5	此情无计可消除	135
附录		165
论尤今的创作		
——陈贤茂教授(中国)		

含 笑 的 蜻 蜓



几十只五彩缤纷的蜻蜓，从袋子里飞了出来，飞到婆婆盖住双腿的被子上，停驻在那儿，千姿百态，撩人心弦。

(一)

黑板上的作文题目是：

“温馨的一天”。

彭坤立用他肥肥白白好象一团面粉的拳头轻轻地托住他短短圆圆好象一粒小馒头的下巴，愣愣地出神。

同学们都已经动笔在写了，笔端与纸张接触所发出的“沙沙”声，在四周围极有规律地响着。

彭坤立看了看罗慧珊老师，她正专心一致地批改卷子。

彭坤立放心了，他弯下了腰，从搁在地上的书包里取出了几捆绸质的五彩粗线，放进抽屉里，心中悄悄的琢磨着：选个什么颜色来织呢？

抽屉里那几捆粗粗的绸线，有蓝的、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全都闪着亮丽的光芒。

他眯着眼细细的端详，半晌，终于决定了：织一只红色的——红色象征吉祥、朝气、快乐。

把红线从抽屉里取出来，搁在桌上，他开始心无

旁鹜地织了起来。他要织一只很大很大的蜻蜓，一尺来长的蜻蜓。

十根胖胖的手指，以令人惊叹的灵活穿梭于红色的绸线间，上、下、左、右，拉线、穿线、打结；正忙得不亦乐乎时，冷不防一个黑色的影子静静地落在他跟前。不必抬头，他也知道是谁。正因为知道了，他不敢抬头。

只听得罗老师的声音自耳畔凌厉地响起：

“彭坤立！”

他的头，益发低了。此刻，他愿他自己是只鸵鸟，可恨眼前又没有可以让他把头埋进去的沙堆。

“彭坤立，站起来！”

他乖乖地站了起来。

“你的作文呢？”

“还没有做。”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他抵着嘴，不响。

罗老师猛地伸手把他桌上蓝的红的黄的白的紫的绸线“霍”地扫到地上去。

“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叫你上课的时候不要做手工？”

彭坤立心痛地看着地上一捆捆的绸线，绸线沾了灰尘，做出来的蜻蜓，邋里邋遢的，谁还喜欢呢？

罗老师看到他那张毫无悔意的面孔，更加生气了，骂道：

“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男孩子这样迷恋手工的！你是不是心理有问题？”

这两句话，好似一把熊熊燃烧的火，把他薄薄的脸皮烙得通红。他嘴唇翕动着，但一时却说不出话来。

罗老师指着课室门口，说：

“现在，出去！站在门口给我想清楚，你来学校，到底是来做手工，还是来读书的？”

他弯下腰来，想拾地上的綢线，但是，罗老师却走前一步，把脚踏在綢线上，再次指着门口，命令地说：

“出去！”

他出去了，垂着头，站在走廊上，悲哀是铅，沉沉地坠在他心上。

蜻蜓，已经做了四寸来长。刚才他注意到罗老师的鞋子刚好踏在蜻蜓上面，由红色变成灰色的蜻蜓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蜻蜓有知觉的话，一定会痛得死去活来吧？

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眉头蹙得更厉害了。

下课钟响后，罗慧珊老师走到他面前，阴沉着脸色对他说道：

“我今天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下回你再利用上课

的时间来做手工，我便把你交给训育组处理！”

回返课堂，同学们正七手八脚的帮他把地上的綢线拾了起来，有的用嘴对着綢线猛猛地吹气、有的将綢线往身上的裙子大力地抹、有的则用手指在上面拼命地弹。

一看到他，立刻打抱不平：

“哇，母老虎真凶，把你的东西扫下地，还要加上几脚！”

“瞧，这只蜻蜓，几乎被她踏扁了！”

“坤立，改天做一只蟑螂，偷偷放进她的皮包里，吓她！”

“坤立，你看，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帮你把灰尘吹走的！”一位秀气的女同学把那捆黄色的线放到他桌上，说：“什么时候你有空，做一只黄色的蜻蜓给我，可以吗？”

同学们的反应，温暖了他曾一度受辱的心，他的脸，轻轻地荡出了一丝笑意。

走出校门，每天接送他的那辆计程车已经在门口等候着了。

不久之前，彭坤立还为了这样的安排而和母亲大大地吵了一顿，可是，母亲硬是不肯让步。她振振有词地说：

“每天去挤公共汽车，有什么好？你说，你说呀！”

挤得满身大汗，费时又费力，我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准时送你、准时接你，舒舒服服，有什么不好？”

问题就出在：母亲为他安排得太妥当了！

他好象是一个机械人，按部就班的根据母亲为他所拟出的程序表来生活，有时他觉得母亲简直连“呼吸”这一码事也想为他代劳！

他已经念中二了，可是，他连几时出门、几时回家这一件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儿也做不了主！

此刻，看到同学们三五成群边谈边笑的走向车站，他便羡慕得双眼发直。

“我是一个没上手铐的囚徒。”

他自我嘲解地想道，不情不愿地拉开了车门。

开计程车的张伯伯，是个风趣的中年人，常常和藹地逗他谈话。他一上车，张伯伯便笑嘻嘻地喊他：

“小弟弟！”

“跟你说了多少次，叫你不要喊我小弟弟！”彭坤立气鼓鼓地应：“我又不是没名没姓的人！”

“好，好，好！”张伯伯好脾气地说：“坤立，彭坤立先生！”

见他脸上没笑容，便又关心地问他：

“怎么啦？今天心情下雨啊？年轻人，有什么事，看开点啦！等你长得和我一样老时，天塌下来也当被盖罗！”

彭坤立把头扭向窗口处。

张伯伯见他没有反应，索性拉开嗓子，唱起歌来了：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依旧一样开……”

车子沿着纽顿圈向左转，转入了一条幽静的小路，停在一幢美丽宽敞的私人公寓前。

下车前，张伯伯又热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年轻人！趁年轻时，多笑一点！绷着脸，老天爷不会把金子落下来让你捡的！”

回到家，正好看到盛妆而准备出门的母亲。

穿了一件白色底子缀上青色圆点的套装，领子处打了一个深青色的蝴蝶结。束腰、窄裙，裙后开叉，把她原本高挑的身材衬得更加的出色。长及于肩的头发烫成大波浪型，妩媚万分地在脸颊两旁卷来卷去。

和母亲出门，别人总不相信他们是母子。有好几次碰到同学，他们总对他说：

“你的姐姐真漂亮！”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总觉得很不是味道。

此刻，母亲一看到他回来，立刻便对佣妇陈婶说道：

“把饭菜放进微波炉热一热，高温热上两分钟便

可以了。”

转头对他说：

“我到妇女慈善会去，开会讨论下个月举办慈善舞会的事，五点左右就可以回来了。胡小姐刚才来了电话，把今天补习的时间改成下午三点半。你吃了饭，先用电脑做一做数学学习题吧！”

母亲说话，语调铿锵，字字句句，清楚利落，绝不含糊。

坤立唯唯诺诺，提着书包入房去了。

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床头有一只很大的熊，是用褐色的绒布做的，眉眼鼻唇，一应俱全。红红的嘴巴，是用布缝的，黑黑的眼珠，用的是发亮的玻璃球。缝制这熊的人，不但有巧手，而且，有慧心，把盈盈的笑意，都注进大熊的眸子和嘴巴里去了；整只熊，好似随时都会活过来一般。

坤立放下了书包，温柔地看着那熊，在心中无声地说道：

“嗨，我回来了。”

此刻，大熊在他眼中，不是熊，它幻成了另外的一张脸。

用过午膳后，坤立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他从书包里取出了一根锁匙，转开了衣橱里的一个抽屉。抽屉里，放着大大小小十来只蜻蜓，各种各

样的颜色都有，他一只一只拿出来，放在床上，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啊，刚刚好一打。

还差三十八只。

坤立把书桌上的日历拉过来看，在五月份的那张日历上，有一个日子，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阳历五月二十八日，正是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距离现在，还有整整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要多做三十八只蜻蜓。

不难！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把书包打开，翻转过来，书包里的东西，哗啦啦地全部掉了出来。

他把今天早上在课室里织了一小半的那只蜻蜓用手指夹出来，用力抖了抖，在心理上觉得附在蜻蜓上的灰尘被抖掉了，便专心一致地对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织了起来。

等陈婶大力地敲他的房门，告诉他胡小姐已经在厅里等着他时，他手上那只红色的蜻蜓，已完成了大半了。他用两根手指夹着端详：红艳艳的蜻蜓，一尺来长，身体太长了，不象蜻蜓，倒象一只蜈蚣。他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觉得不太顺眼，决定整只拆掉，重做。